

★ 剑事绮情经典系列 ★



道

遥

情

至

剑

劍亭著

逍遙情一空
（中）

時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天山奇缘	(1)
第二章	人兽之战	(23)
第三章	别师下山	(53)
第四章	初试身手	(80)
第五章	纤手却敌	()
第六章	英雄救美	()
第七章	阴煞夺命	()
第八章	隔体疗伤	()
第九章	河岸恶斗	(211)
第十章	玉貌仙姝	(235)
第十一章	龙争虎斗	(260)
第十二章	美女倾心	(281)

第十三章	无耻之徒	(306)
第十四章	姐弟相认	(328)
第十五章	淫娃求欢	(352)
第十六章	改邪归正	(374)
第十七章	醋海兴波	(397)
第十八章	武当高足	(418)
第十九章	擂台比武	(442)
第二十章	正邪之争	(464)
第二十一章	身陷绝壑	(473)
第二十二章	铁掌神雕	(489)
第二十三章	潜龙神诀	(515)
第二十四章	邪魔夺宝	(542)
二十五章	天魔教派	(565)
二十六章	血刀之争	(594)
二十七章	紫藤神丐	(621)
二十八章	灵雀现踪	(648)
二十九章	御剑神术	(673)
第三十章	一龙四凤	(692)

第一章 天山奇缘

天山，位于新疆，贯穿东西，乃我国有名山狱，高出云表，山分南北两路，南路气候较暖，北天山却是不同，千百年来所积冰雪，未溶化者不可数计，皑皑冰雪遥望数百里，半山以上常年为云光雪雾围绕，半山以下却是山明水秀。

此时正逢初春，山下一切都呈现着春意盎然，而相隔百余丈高的半山腰，仍然是凜风刺骨，砭骨生寒，一些畏寒动物还是蜷伏懒动。

且说北天山上，距离“灯笼峡”尚要深进六十余里的群山环绕中，有一座凸出的奇峰，状若天神，矗立群峰中，远远望去甚为明显，每当阳光照耀其上，发出亮闪闪晶莹光芒，一些未开化的愚民凡妇，疑神幻怪，因此皆呼此峰为“雪神峰”。

此峰高耸入云，远观尚不见其威势，近觑形势险峻壮观，峰左右两面，全为千丈峭壁，壁面似刀削一般，光滑如镜，寸草不生，飞禽走兽亦都望而却步。前方虽然稍好，壁坡倾斜，但着足处最近也有二十丈，且坡面被积雪凝结成一层冰板，溜滑异常，不易停身立足，越往上越显陡峭，若无绝顶轻功，仍是望峰兴叹。每年六、七月间这片冰板才渐溶解，但八月将过，气候转变，逐渐凝结封冻，年年如此，丝毫无变。

正当晨曦之时，寒雾之气弥漫空际，峰腰被白云围绕，翻翻滚滚此散彼聚，恰似白絮飘飞，使得峰腰乍隐乍现。东方天际渐渐露出旭日的光辉，显然这是个好天气。

倏的在那峰腰靠近崖边沿上，响起一声悠长嘹亮的清啸，响彻四野，激荡碧空，余音袅袅历久不绝。声音中，含孕着悲愤抑郁忧闷，贯注着内家真气，听此啸音即可明了此人功力深厚。啸声过后，寒雾之气渐随着旭光向四下飘散，在崖边上，隐约间露出一个全身洁白的人影。

但见这人，面向东南，停身凝视不动，年约十七八岁，剑眉星目、直鼻朱唇，俊脸丰准，大耳垂轮，菱形端口，嘴角微向上翘，蜂腰窄背，六尺高的身材，一身洁白短装，凝伫崖沿，显得半神秀逸，英挺俊拔，似雪中晶玉，确属是个罕见的俊美人物；但面上竟然是剑眉深锁，目蕴泪光，神情像似有些迷惘惆怅。

原来这个美少年，有着一段凄惨泣绝的身世，身怀血海亲仇，在牙牙学语之时，即被名满宇内的“天山神僧”灵觉禅师，救返天山，收为衣钵传人。

禅师身负释道两家绝学，禅功武学已至功参化境，学究天人，隐居北天山已有五十个寒暑，闲中默运禅机，推算出未来武林中，将掀起无边风浪。浩劫已近，怀着菩萨心肠，准备挽救这一场腥风血雨的武林杀劫，因此再涉江湖，不惜远赴南海“雷音岛”，及东海外的“琼芝屿”，访寻多年老友，共议消弭此劫，并欲觅一个异质奇才的传人，接替自己。

行至岳阳，觅得此子，因急需赴海外一行，携带不便，才向爱徒双亲洽商，容海外返回再带回天山授艺。岂知天意使然，三年后返回时，正逢爱徒全家遇害，适时赶到，仍晚了一步，将徒儿一人救返。孩子才只三岁，禅师不嫌累赘，珍爱逾恒，

多年修为的禅功佛心，被孩子那孺慕之情，撩得涟漪频起，老禅师更把孩子视为“衣钵传人”，不厌其烦的要把这块人间美玉，雕刻成一件威震武林的降魔至宝。

直到孩子六岁，才开始传授那揉和释道两家，独创研枯而成的，内家无上口诀“三元神功”。孩子本是天生异稟，聰慧異常，一点即通，依偎在禅师身旁，坐习禅功。

禅师深知此子将是未来武林中的杀星，但总想着能以人之性天，消去他那一身煞气，孩子早习坐课，晚练身法，其余时间把他交付自己息心豢养的神兽，“虎头金丝猱”和“神雕”，任看护带领之责。

此雕产于北天山绝壑，乃是罕见异种，一身雪白羽毛，红睛铁爪钢喙，已有四百年寿齡，本是一位得道隱士所飼養，后来隱士坐化，預优先机囑咐神雕“雪儿”，守候一位有道高僧來此，并且听命于僧人。

“雪儿”直等到禅师退隱后，来至此处，始很神异的謁見了新主，以后更因禅师默运神功及以“三元易骨丹”助它一次伐毛换骨，于是更对主人忠义听命。

“雪儿”自经过一次伐毛洗髓后，更显威猛神俊，羽毛晶莹雪亮，飞翔空中竟有丈余大小，翼下搨扑的强劲风力，可碎石拔树，其威猛之势，骇人心弦，虽然如此猛烈，却是灵敏非常。自归禅师座下后，朝夕蒙受佛法薰陶，凶杀之气化解不少，已不再多伤生灵了，更能辨别善恶，对云儿这孩子，却是守护甚严，爱护备至，經常驮着他在群山中飞绕，翱翔空中。云儿童心未泯，常被雪儿逗引得欢舞喜跃，笑口常开。

按说孩子这点大的年纪，飞翔空中还不懂得哇哇哭喊才是不然，胆大得出奇，在雪儿背上，有时高兴尚要手

舞足蹈，固然是雪儿飞驭平稳，不虑有险，即使滑跌下坠，仍可将他抓住。孩子虽小可会变着法儿玩耍，有时空中玩得乏味，硬缠着“金猱大黄”背负着到处飞驰电奔。

这头金丝猱原本产于野人川，不知何故窜到“莽苍山”，数十年前，禅师为着炼制灵丹，足迹遍及名山绝壑，路经莽苍山深处，遇见三只“虎头金猱”，其中两只大的业已身负重伤，剧毒身死，剩下一只小猱，亦是身染毒气，守着两只大猱嗥嗷惨啸，禅师一见顿生慈念，把这只猿虎交配而生的异兽救下

这种异兽，灵性超出一切禽兽之上，仅次于人而已，身轻似燕，力大无穷，能生裂虎豹，多猛烈的野兽，遇上也无幸免，不知因何在此身负剧毒。当时见那只小的也有四尺来高，一身金光闪亮的绒毛，头上毛发竟有尺余长，披拂肩脑之后，随风飘摆，恰似一撮金波水浪，火眼金睛，大身微向前倾，凹鼻血口，这只小猱已有这等威猛，~~狰狞~~可怖就可想而知了。

禅师心甚喜悦，带回天山后，耐心训练，就它本身禀质，教了一套“白猿掌”，岂知此猱灵异非常，把这一套“白猿掌”一招不漏的运用得非常熟练，只欠功力。

禅师又别具心裁不厌其烦的，传授它一套专制入身卅六穴的点穴手法，弹指间十年的光阴，竟然把这罕世的异兽，调理得胜似一般武林中的高手。

皆为禅师当年行道江湖，嫉恶如仇，结的仇家甚多，内中不乏高手，后因自知杀孽太重，这才毅然洗手向佛。无奈仇家并没放弃寻觅禅师踪迹，其中有三数名高手千方百计才探得线索，竟结伴前来北天山寻仇报复，禅师正逢坐关，全仗神蹤及金猱奋发雄威，拼死拒敌，才把贼人击溃，只逃出两人，身带重伤。

这场寻仇风波过后，江湖上不胫而走，传出了“雕猿和尚”的新绰号。.

那些武林中淫凶魔头，魑魅魍魎之辈，才清楚活冤家死对头，并非如传说中的业已作化，不仅未曾死去，反而功力修为已臻化境。群魔自知对付禅师甚感棘手，必需约得武功绝高的同道，联手合攻才有制胜希望，再想到雕猿的厉害，大多数心存骇忌，不敢轻举妄动，各人只有埋头潜修苦练，以待功成时再作复仇之想。

禅师为着将来武林浩劫，费尽心血，日夕训徒调兽，算知爱徒一生诸般奇遇，但是命中带着劫难，只恐人力难胜天意，观察此子五官生相并非夭折之相，但看他以后行为福德怎样吧，若能化解掉他那身煞气，或许对他有些助益。

虽将云儿视为唯一传人，百般痛爱，但在练功时却是严厉异常，孩子本是异质天聪，进境甚速，出乎禅师意料之外，不由佛心暗喜，赞叹果是天生奇花。

云儿八岁那年，一天早课已毕，缠着大黄带他远游。时逢炎夏，山下一片翠绿，奇花异草香气四溢，山泉蜿蜒沥沥，自高处下望，恰似一片百色香海，景致宜人。那云儿却是心不在此，小心灵中只向往那天山寨峻处特产的一种“雪鹏”，早想捉几只来玩，因练功渐趋加勤，难得空闲，又逢这样丽日当空的好天气，不由心花怒放，孩子哪有不贪玩的，磨缠着大黄非要带他去捉“雪鹏”来玩。

人虽是界分人兽，但是对待云儿却是超出常人般的爱护，凡事口口随，大黄知悉云儿的心意，左近一带因气候稍暖，雪鹏这种东西早已趋避绝迹，想觅此物必需向那寒峭阴冷之处才能找到。大黄虽是兽类，那头脑心思并不次于那些凡

夫愚妇。

想到几处冰封寒峭之所，可是最近者皆在百里之外，神主曾谕严命，决不准远离附近五十里以外，若敢违背定受重责，自己关爱孩子太深，不忍拂逆他。在苦思中，突然想起一处距离很近，地名“阴风谷”，虽然想及此处，随即像泄了气的皮囊，这一懊丧，丑态毕露，急得抓耳搔腮，口中不住嗥嘎。

原来那“阴风谷”离禅师隐修之地“玄冰崖、晶元洞”，只有卅数里，位于“雪神峰”山左背后，终年被寒冰酷雪冷雾弥漫，谷长廿余里，里面布满冰峰雪窖，若然进入此谷，稍有不慎，不是被跌碰得筋断骨折，头破血流，弄得一身伤痕累累，就是陷身雪窖深处，不得出来。更有一项可怖之事，每逢子午时辰，由谷中深处刮起一阵迷漫砭骨冷峻的狂风寒潮，其凛冽之势，凝彻骨髓，无论人兽，当者皆无幸免，其威势骇人心魄，谷内冰峰碎峭，受了强风的震撼，有的承受不住绝大的风力，倒塌下来，崩得四零五散，这些碎石冰峭，随着风力到处翻滚飘飞，其状险恶绝伦。

此谷中一些生物乃应天时而生，每当子午风起自会觅地躲避，雪鹏乃是一种禽陆两栖动物，能飞善走，其形似山雉一样，长尾曳地，羽毛美观，犹以雄性更显斑彩缤纷。小鹏能自行觅食时皆有一两斤重，大而重达四五斤，其肉肥嫩，味美酥脆，本身性热，对人有所补益，性善避热近寒，每逢严冬酷雪，在阴风谷附近成群结伙，四处觅食悠游，少者也有六七百只之多。

至于此谷，禅师曾严禁云儿等，擅越雷池一步，别看云儿人小，鬼心眼却是不少，如今见大黄这等模样，心下早已明白，自恃恩师宠爱，即使过后知悉也无大碍，立即对大黄脆生生的

喊道：“黄哥哥你莫怕，我俩到那谷内去捉几只鹏儿回来，又不在那里惹事，师父怎会知道，咱俩又不向大雪儿讲还怕什么，快走啦！”

言罢纵身跃上大黄背脊，连迭声的催走，大黄反而拿不定主意。本来猿猴这类动物，性喜新奇，爱冒险嬉戏顽皮，何况大黄本质内有猿类血统，性之所然，自是难免，一时顿忘厉害，立刻展动身形，恰似一缕金光黄影，疾驰飞越，纵跃之间就是八九丈，迅快惊人，只有数十里的距离，在大黄快速的奔跃之下，不消多时就来至谷口，已然感到寒气逼人。

云儿此刻高兴得连呼道：“黄哥哥快些进去嘛！”

大黄展动身形进入谷中，它可不敢大意，一对火眼金睛，精光四射，注视腾身落脚之处，尽找那些凸凹不平的岩石上着足，像它这样硕大的身体，却轻似飞鸟，足下借力一点即起，反而不往那平坦之处落足，深恐陷落在雪窖中。纵跃如飞，片刻之间，已进入谷中六七里，谷内情形越见险峻，嶙峋冰峰，怪石雪柱，光怪陆离，到处皆是，往深入渐感阴寒侵骨，使人顿起寒慄之意。

大黄翻着金睛，骨碌骨碌向四面窥探，但见靠北面有一座卅余丈高的峭壁，其势犹若刀削，平滑笔直，冰雪难存，露出石质。离地面三丈高之处，凸出一块岩石，方圆大约丈余，由下往上望去，恰似一座平台，岩石下面甚为平整，微带斜坡。此处倒是个绝好的憩息之处，立刻三四个起落，来至岩石下对云儿，连比带嘎的。

云儿与它日夕相处数年之久，自然懂它意思，是要自己在此等候，它替自己去捉雪鹏，本想同去，大黄岂肯使它涉险。其实云儿此时轻功内功都已具有根基，大黄并不深知，一见云

儿亦要同去，立即怒目扬臂低声怒啸，云儿知道它这是生气表示，小心眼里还真怕它生气，只得作罢，于是向它说道：“你既不愿我去，我就在此处候你，可要多捉儿只。”

大黄闻言顿现喜悦，一声欢啸，腾身射起，一缕金光跃出十余丈，接连急起疾落，直扑绝谷深处而去。

剩下云儿一人，似觉无聊，像他这等聪明刁钻的孩子，怎会一人呆等，心中暗道：“你不让我去，哼！待我躲藏起来，回来看不见我，看你不急死才怪。”想至此处似乎得计。

小孩子想到就做，毫无顾忌，立刻俊眼向四下寻找藏身之地，但无合适之处，猛抬头看到那似平台的崖岩，距停身处有三丈多高，暗付自身轻功，不知是否能纵那样高，微一寻思，暗道：“我何不施展师父教我的‘摩云十八式’中的‘灵鹤冲天’。”立刻按照师传口诀，气纳丹田，双臂猛向上抖，平伸出去，双足疾点，小身形像燕子般的轻快，凌空拔起，对着那靠近平台旁的峭壁扑去。

这一纵竟有两丈五六高，心内虽喜可是不敢松懈，运用这种身法，全凭一口真气，此时身形已然触及峭壁，双掌先贴壁上，双腿急挥猛踹，双臂借势再抖，似这等重直的峭壁，毫无着足之处，就是一沾即走。这一变换身法，小身形似箭离弦，迅速的射向丈余外的平台上去，身形那样疾速，岂知身临平台之上，却是轻飘飘的落下。

这孩子虽是得天独厚，但也因名师教导有方，加上孩子聪明苦练勤学，小小年纪已有如此成就，诚非偶然。

且言云儿飘身落在平台之上，俊目一望不由心内暗觉奇怪，此处并无积冰厚雪，上来这块岩石后才看出来，外高内低，像是个瓢儿，当中慢慢向崖壁低入，仔细观窥下不禁欢呼，原

来靠近崖壁，现出四尺高的一方洞口，心下暗道：“等黄哥哥回来，我就藏在这洞内，它定然找不到，那有多好。”于是静坐平台边沿，等候大黄。

岂知坐了片刻仍未见它丝毫踪迹，正在此时，突然一阵微风带着一股暖暖的浓郁香气，随风吹至身旁。

云儿不由用力嗅了两下，冲口而出说声道：“好香啊！”

立即俊目向四下搜索香味来源，此时浓烈的香气越来越冲鼻子，说也奇怪，这种香味吸入腹内，只觉得腹腔之内热烘烘的，身上亦有暖意外溢，不似先前初进此谷时那般寒颤，细寻之下，香气却是从洞内透出来的。

这时云儿被好奇心鼓舞着，不知不觉的走了进去，洞内甚为高大，不似洞口那样矮小，约有一丈五六尺高，宽达丈余，蜿蜒向里伸展，但不知有多深。

云儿暗思，何不进去看一看，心念一动，身形跟着往里就走，越向里香味越加浓郁，洞内暖气亦厚，此时云儿进入深达两丈左右，所奇的是洞内并不黑暗，云儿自是不解，此仍冰雪反射之故。

云儿向四壁察看，见左面离地七八尺高处，有一块石壁向外突出，约三尺宽，形似鸟巢，香气像是由此处飘散出来，好奇心起，想看个究竟，当下纵起身形，右手一搭石沿，拔身向上一望，“咦”了一声。

但见这块突出的石壁，中心有尺余方圆面积是凹下去的，槽内贮着一槽乳一样的水分，而且中间长着一根尺余长，毛茸茸的红色劲草，身临切近，浓烈香气冲鼻。叶呈尖长，两边似锯齿，茎干约有小指粗细，顶端却生着一粒如龙眼大的一个朱果，既红且亮，娇嫩欲滴。

云儿不由大奇，这洞内寸草皆无，独有这块壁石之上却长着这样一颗朱果，定是人家栽的。暗想：“原来这洞内还有人哪？只怕也是和师父一般的隐修之人，此时不在洞内，想是出去了，人家栽种的可不能拔来玩。”本想就此离去，可是那粒红亮的圆球儿真引人，虽然不能拔出来玩，摸一下总可以，孺子童心，不由自主伸出左手，握住小红球，心中爱不释手。

稚幼的童心，正思念着要把小红球拿回去，该多好。猛觉得小红球滚动落在掌中，心内不由一惊，暗喊道：“糟了！这怎么办呢？”

小孩子有个天真想法，想沾些唾沫给它粘起来，快些离此，免得被看见，立刻左手捏住小红球往嘴唇上一挨，心中一怔，暗道：“好香甜！”咂了咂嘴角，然后又用舌舐了一下，不知怎么一股劲儿，咽的一声，竟把小红球整个给吞下肚去，立即觉得一股热流直冲肺腑。

云儿一看惹下祸事，不如把这根草，也给它拔掉藏起来，然后赶快找黄哥哥回去，就不怕了。左手一伸，抓住草茎嗤的一声，真就给拔下来，左手一松，飘身落在地面，本想把草茎觅地藏起，但见顺着小指粗的茎内，流出红色浆液来，云儿想到适才那小红球，味道多美，这红水想来也是甜的吧？

立即一尝，果真是清香甜美，小嘴一张咕噜一声，把茎内红浆一吮而光，本想再找藏草之地，猛觉身上一阵剧痛，腹内如焚，头昏目眩，心道：“不好，好难受。”立即往洞外跑，尚未移动数步，仆倒地上不省人事。

且说大黄离开云儿之后，纵跃如飞向谷内深处奔去，眨眼之间奔了五六里，周围形势险恶，在那峭壁陡崖裂缝中生出些寒藤雪杖，枝杈伸出崖边，枝杈上面积存一层雪花冰屑，看上

去似乎很平坦，一旦不慎踏上去，立即陷落万丈冰壑中，绝无生理，端的奇险异常。

往日这谷中，雪鹏到处皆是，不知何故，今日竟然连一只不见，大黄一时间急得抓耳搔腮，无奈只得冒险向那悬崖绝壑奔去，只要遇到岩洞壁缝，就探视搜摸一下，仅都落空。一时间不禁暴躁起来，正在此时陡然听得，咯咕咯咕雪鹏的鸣声，立刻喜得连迭低喃，展动身子循声而去。

顷刻之间，咯咕咯咕之声继起，大黄细听，其声由右方传来，立即扑身来至右边，翻着金睛略一打量，身临切近，才知这面是一悬崖，深达卅余丈，下面却是大片平地，有几处绿丛寒松，想是雪鹏在此处觅食。当下向四处寻找落脚之处，但见左前方崖壁上高低之处，有些突出的岩石峭块，也有那壁缝中长出来的寒藤，攀附崖壁之上，蜿蜒而生。

大黄高兴得咧开巨口，嘎嘎两声，纵身两个起落，来至崖沿边，觑准落脚之处，腾身向下扑去，去势猛快，但见它几个起落，下了卅余丈的深壑，轻而易举的停立在壑底平滩之上，那么硕大的身躯，却是轻灵巧快，武林中一流高手的轻功亦不过如此而已。

且言大黄来至壑底，咯咕之声不绝于耳，听出是在左侧后面响起，睁着四射的金睛，扑向矮丛中，只见冰光雪影反射之下，有些形色斑斓的东西蠕蠕游动，知是雪鹏，纵身扑了过去。

雪鹏正自群聚悠游自得之间，陡见飞来怪物，立即惊起急飞奔散，在大黄的迅捷猛扑之下，如同探囊取物，片刻之间，捕得四五只肥鹏，暗喜这下可哄得云儿高兴嘻笑了。

正在此时，陡听谷深处隆隆之声骤起，知是阴风已起，不由惊急，接连几个急窜猛纵，爪足齐用，瞬息间翻上崖来，隆隆

之声已似雷鸣，隐挟着刺耳呼啸，大黄不敢再事停留，心悬云儿，疾若碧空流星，带着一缕金光，急驰飞奔，往原处而来，口中连迭唤啸，岂知来至原处竟不见云儿踪迹，又是几声急啸，仍不见云儿的回音。

此时谷内阴风由缓转急，由轻变烈，轰轰隆隆，夹杂着碎冰裂石，互相撞击，翻滚之声，如山崩地裂，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谷口卷来。

大黄一见，吓得由急变怒，狂啸连天，一双火眼金睛，似要冒出火来，猛抬头看见那块突出来的平台，忽然心中一动，暗道：“小神主只怕躲在这上面吧？”此时风力罩体，焉敢怠慢，纵身一跃，落在平岩之上。

云儿乃是天生奇葩，生平诸多奇遇，但其命中，魔难亦是不少，大黄亦系灵兽，神使鬼差，竟使大黄纵上平岩，才免掉云儿的一次死难。

大黄上得平岩，发现竟有一四尺高的岩洞，暗想小神主许是藏身洞内，它深知云儿调皮，时常使自己上当，立即连声低啸，意思是唤他出来。此时风力渐趋加强，寒劲彻骨，可是唤啸数声并未得到回音，猛然想起，这洞内有那毒恶丑怪敌人那就糟了，（就是毒蛇猛兽的意思）立刻探身入洞，里面甚为宽大，用鼻嗅了一下，凭兽类的嗅觉本能，知悉洞内并无毒怪敌人存在，硕大身体立即踱了进去，预备寻得小神主，就在洞内暂时避过天风，这洞内足可避寒。

这时已经深入丈余，火眼向内搜视，陡见小神主倒卧地上，忙纵身过去，但见他双目紧闭，露在衣外的皮肤，仅成绯红，左爪中抓的几只雪鹏，顺手甩掉，两条长臂往下一探，把云儿抱在怀中，顾不得再避阴风，心中急惶且怕，飞快的来至洞

口。

就这一刻的工夫，洞外已快变成狂风巨涛的混沌世界，大黄被吹得心胆皆寒，几乎立足不住，立即把云儿紧护在自己毛茸茸的胸腹之间，它深怕断冰碎石，飘飞翻滚的打伤云儿，再不顾风力的狂飚势猛，借着吹向谷外的风力，再加本身急劲，展开身子，疾似流星捷若闪电，恰似一点金星在烈涛风雾里闪烁流动。大黄心中惶急之下怒奔电驰，比来时要快出甚多，不消一盏茶时，已奔返“晶元洞”，立在洞外，既惊且怕，踌躇失措，不敢进内。

忽听神主语含怒意的喊道：“畜牲还不赶快进来？”

声音洪亮，慑人心神。

大黄立时吓得身心颤抖，金色长毛随着哆嗦摆动不止，走进洞至禅师跟前，咚的一声跪在尘埃，一对金睛泪水涟漪，口中不住嘎嘎。

禅师忙把云儿接在手中，隐含威凌的善目，细一打量，赶紧把云儿放平在石榻之上，速的把衣服脱光，整个健壮的小身体，完全变成绯红，简直成了红孩儿。禅师电目一扫，蓦见树上有一株枯萎了的茸草，取在掌中细一察看，满面凝重之色稍见松懈，渐露喜色，不由口宣佛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立时命雪儿守护着云儿，并吩咐大黄起来，大黄不明其理，金睛眨动，挺身立起，禅师怒叱道：“畜牲胆大妄为，幸亏见机尚早，急速返回，不然云儿之命岂不送在你手，事完之后，自去后洞封闭三年，再若不改顽性，定当重责。”

言罢运指如风，隔空制穴，点了云儿的期门、将台、玄机、丹田、七坎，五大要穴，然后伸手由身后壁龛内取出一只碧绿晶莹的三寸高玉瓶，对大黄说声道：“走！”